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一卷

人 民 出 版 社

1965年 北京

目 录*

“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	3—4
*格奥尔格·维尔特。格奥尔格·维尔特的“帮工之歌” (1846年)	5—9
启示录	10—16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	17—26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 研究成果而作	27—203
第一版序言	29—31
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	32—38
1. 蒙昧时代	32—34
2. 野蛮时代	34—38
二 家庭	39—97
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98—113
四 希腊人的氏族	114—124
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125—136
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137—148
七 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149—165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166—178
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179—203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卡·馬克思“雇佣劳动与資本”一书 1884 年单行本	
前言	204
馬克思和洛貝尔图斯。卡·馬克思“哲学的貧困”一书	
德文第一版序言	205—220
帝俄高級炸药顧問	221—223
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	224—231
“卡尔·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	232—239
致“北方通报”杂志編輯部	240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241—261
当前的形势	262—263
致“社会主义者报”編輯委员会	264—265
不应该这样翻譯馬克思的著作	266—276
关于普魯士农民的历史。威·沃尔弗的小册子	
“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	277—289
卡·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德文第三版序言	290—291
“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美国版附录	292—298
*紀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299—300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	301—353
一	305—314
二	315—325
三	326—334
四	335—353
給“紐約人民报”編輯部的声明	354
*关于里昂玻璃厂工人的罢工	355
欧洲政局	356—364

約翰·菲力浦·貝克尔	365—371
“論住宅問題”一書第二版序言	372—382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階級状况”美国版序言	383—392
*給巴黎国际联誼节組織委員會的信	393—395
波克罕“紀念一八〇六至一八〇七年德意志極端愛 國主义者”一書引言	396—402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403—410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一書 序言	411—412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貿易。卡尔·馬克思的小冊子 “关于自由貿易的演說”的序言	413—431
*1889年魯尔矿工的罢工	432—434
可能派的代表資格证	435—437
*关于伦敦碼頭工人的罢工	438
資產階級让位了	439—444

弗·恩格斯的遺稿

*論未来的联合体	447
*論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448—458
关于“农民战争”	459—460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	461—527
小冊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序言草稿	528
小冊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提綱	529—530
小冊子“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第四章結束部分提綱	531—533
*美国旅行印象	534—536

附 录

格·亚·洛帕廷給瑪·尼·奧沙尼娜的信的片断	539—541
1849年的五月起义	542—544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545—568
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綱領的修正	569—570
恩格斯同“紐約人民报”編輯部的談話	571—572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	573—585
給“工人选民”报編輯部的信	586—587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89年7月14—21日)。告欧 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	588—590
1889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I。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	591—612
組織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	613—616
注释	619—726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27—766
人名索引	767—809
期刊索引	810—811
地名索引	812—8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族名索引	820—826
譯后記	827—828

插 图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封面	28—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扉頁	181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的扉頁	303
“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的扉頁	405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手稿的一頁	475
弗·恩格斯修改的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綱領	570—571

附 录

格·亚·洛帕廷給瑪·尼·奧沙尼娜的信的片断	539—541
1849 年的五月起义	542—544
法学家的社会主义	545—568
弗·恩格斯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綱領的修正	569—570
恩格斯同“紐約人民报”編輯部的談話	571—572
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答“正义报”	573—585
給“工人选民”报編輯部的信	586—587
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89 年 7 月 14—21 日)。告欧 美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书	588—590
1889 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II。答“社会民主联盟宣言”	591—612
組織委员会关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通知书	613—616
注释	619—726
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727—766
人名索引	767—809
期刊索引	810—811
地名索引	812—8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族名索引	820—826
譯后記	827—828

插 图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封面	28—2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扉頁	181
“路德維希·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的扉頁	303
“共产党宣言” 1888 年英文版的扉頁	405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手稿的一頁	475
弗·恩格斯修改的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綱領	570—571

弗·恩格斯

1883年5月—1889年12月



“共产党宣言” 1883年德文版序言¹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馬克思——这位对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更大贡献的人物——已經长眠于海格特坟場，他的墓上已經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根本談不上对“宣言”做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如下一点。

“宣言”中始終貫徹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經濟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結構，是該时代政治的和智慧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剝削阶级和剝削阶级之間、被統治阶级和統治阶级之間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現在已經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剝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剝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再不能使自己从剝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馬克思一个人的^①。

① 我在英譯本序言〔見本卷第408—409頁。——編者注〕中說过：“这一思想在我看来應該对历史学做出像达尔文学說对生物学那样的貢獻，我們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这个思想。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²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何种程度的进展。但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之前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1890年德文版本
译的，并根据1883年版本
校对过

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我們喝了一口，
味道同小便一样。

老板端来一只兔子，
配上芹菜，
对着这只死兔子，
我們怕得厉害。

當我們躺在在床上，
作完我們的晚禱，
床上的臭虫就爬出来，
一直把我們咬到天亮。

这发生在法兰克福，
在那美丽的城里，
誰住在那儿吃过苦，
誰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們的朋友維尔特的这首詩，是我在馬克思的遺稿中找到的。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詩人維尔特，生在莱茵的德特莫耳特，他的父亲是那里的牧师——教区监督。1843年我住在曼彻斯特的時候，維尔特作为他的德国公司的經紀人来到布萊得弗德，我們一同快乐地度过了許多个星期天。1845年，馬克思和我住在布魯塞尔的時候，維尔特担任了他的商店的大陆代理人，并且設法把自己的总办事处也迁到布魯塞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①，我們为了創辦“新萊茵报”，又都齐集在科伦。維尔特負責小品栏，我不相信在别的報紙上什么时候有过这样有趣而鋒利的小品栏。他的

^① 由此到本文結束，都同手稿核對过。——編者注

主要作品之一是“著名的騎士施納普漢斯基的生平事迹”；這篇作品描寫了海涅在他的長詩“阿塔·特洛爾”^①中這樣命名的李希諾夫斯基公爵的冒險事迹。一切事實都是符合現實生活的；我們是怎樣知道這些事實的，改次大概我可以談談。這些關於施納普漢斯基的小品文，霍夫曼和康培書店 1849 年出版了單行本⁴，直到現在，還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在 1848 年 9 月 18 日，因為施納普漢斯基—李希諾夫斯基和普魯士將軍馮·奧爾斯瓦特（也是議會議員）一起騎馬去偵察那些前往援助法蘭克福街壘戰的農民隊伍，他們兩人都罪有應得地被農民們當做間諜殺死了，所以德意志帝國當局控訴維爾特侮辱已故的李希諾夫斯基。於是，早已在英國的維爾特，便在反動派封閉了“新萊茵報”很久之後，被判處了三個月的監禁。這三個月的監禁後來他也就服滿了，因為他為了事務不得不時常回到德國。

1850—1851 年，他為了另一家布萊得弗德的公司的業務前往西班牙，然後又去到西印度，並且幾乎走遍了整個南美洲。在歐洲進行了短暫的訪問之後，他又回到自己喜愛的西印度。他不願放過在那裡一睹海地的黑人皇帝蘇路克⁵這個路易-拿破侖第三的真正原本的眼福。但是，正如威·沃尔弗 1856 年 8 月 28 日給馬克思的信中所說的，他遇到了

“防疫當局的刁難，不得不放棄自己的計劃，在旅途中染上黃熱病，便回到哈瓦那。他躺倒在床上，又得了腦炎，7 月 30 日，我們的維爾特就在哈瓦那與世長辭了”。

我稱他為德國無產階級第一個和最重要的詩人。的確，他的

^① 海涅“阿塔·特洛爾”第 1 章。——編者注

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詩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詩作。他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同时，他不同于大多数詩人的地方，就是他把詩写好之后，就对之完全漠不关心了。他把自己的詩抄寄給馬克思或我以后，就忘記了它們，往往很难使他在什么地方把这些詩刊印出来。只是在“新萊茵报”时期情形不同。其原因可以从維尔特在1851年4月28日从汉堡写給馬克思的信的下述摘录中看出来。

“不过，我希望7月初在伦敦再和你見面，因为我再也不能忍受这些汉堡的 grasshoppers（蝗虫）了。在这里势必要使我过一种显赫的生活，但是我感到害怕。别的任何人，都会伸出双手去把它抓住。然而我年紀太老，不能变成市儈了，何况在大洋的彼岸还有着辽闊的西部……

最近我写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没有一篇是写成了的，因为我看不出写作有什么意义和什么目的。你就国民經济学的问题写一点东西，那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但是我呢？为了使同胞的嘴唇上露出白癡般的微笑，而讲些无聊的刻薄話和庸俗的笑料，实在是再可怜不过了！我的写作活动已經随着‘新萊茵报’的結束而永远結束了。

我應該承认：最近三年的時間白白浪費使我懊恼，但回忆起我們在科伦的相处却使我十分快乐。我們没有使自己丢脸。这是主要的！自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期以来，誰也不會像‘新萊茵报’那样 en canaille [毫不客气地] 对待德国人民。

我不願意說这是我的功績，不过我也曾做过一份……

葡萄牙啊！西班牙啊！〈維尔特刚从那里回来〉^① 如果我們有你的美丽的天空、你的葡萄酒、你的橙子和桃金娘，那該多么好啊！但是連这个也没有！除了凄风苦雨和熏肉之外，什么也没有！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內的話或标点符号等都是恩格斯加的。——譯者注

与凄风苦雨为伴的你的

格奥尔格·维尔特”

维尔特所擅长的地方，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诚），并且在德国文学中仅仅被歌德超过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假如我把“新莱茵报”的某些小品文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面，那末读者中间有很多人会大惊失色。但是我不打算这样做。然而我不能不指出，德国社会主义者也应当有一天公开地扔掉德国市僧的这种偏见，小市民的虚伪的羞怯心，其实这种羞怯心不过是用来掩盖秘密的猥亵言谈而已。例如，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偷听猥亵的小故事了。最后终有一天，至少德国工人们会习惯于从容地谈论他们自己白天或夜间所做的事情，谈论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惬意的事情，就像罗曼语民族那样，就像荷马和柏拉图，贺雷西和尤维纳利斯那样，就像旧约全书和“新莱茵报”那样。

不过，维尔特也写了一些不那么粗野的东西，我有时把其中一些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小品栏。

写于 1883 年 5 月底

载于 1883 年 6 月 7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24 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社会民主党人报”，
并根据手稿核对过

启 示 录⁶

从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批判圣经，研究构成新旧约的各种著作的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等问题，是一门科学，在英国，除了少数力图尽可能把这門科学保持秘密的自由主义化的神学家而外，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它。

这门科学几乎完全是德国的。而且其中渗透到德国国界以外的少量东西，也决不是它最好的部分；这就是那以既摆脱了偏见和妥协又不失为基督教的东西而自豪的自由思想的批判：这些篇据说不是圣灵的直接启示，而是神通过圣灵对人道的启示，等等。这样，杜宾根学派（鲍尔、格夫勒雷尔等人）⁷在荷兰和瑞士就像在英国一样，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假如愿意稍微往前走一点，那就是追随施特劳斯。人所熟知的厄内斯特·勒南（他仅仅是德国批判家的可怜的剽窃者），便富有这种温和而完全是非历史的精神。在他的一切著作中，只有浸透着他的思想的美学的感伤情调和反映他的思想的枯燥文字，是属于他的。

不过，厄内斯特·勒南说得好：

“如果你想清楚地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不要把它们和现在的教区相比；它们更像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支部。”

这是对的。基督教同现代社会完全一样，是以各种宗派的形式，尤其是通过彼此矛盾的个人观点来掌握群众的，这些观点中有的比较明确，有的比较混乱，而后者又占绝大多数；不过所有